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 ● 语言文字学
CHINESE ENCYCLOPAEDIC SERIES OF MODERN SCIENCES ●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 孙锡信 著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

A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GRAMMAR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程湘清, 何乐士主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115-649-8

I. 中… II. ①程…②何… III. ①语言学—研究 ②文字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33 号

书 名: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
Zhonggu Jindai Hanyu Yufaxue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649-8/H·30

定 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胡 绳	钱伟长	吴阶平	周光召
	许嘉璐	罗豪才	季羨林	王大珩
	郑必坚			
主 编	姜士林	郭德宏	刘 政	程湘清
	卞晋平	王洛林	许智宏	白春礼
	卢良恕	徐 诚	王洪峻	明立志

语 言 文 字 学 编 辑 委 员 会

名 誉 主 编	季羨林			
主 编	程湘清	何乐士		
特约审稿人	吴宗济	邵荣芳	黄长著	蒋绍愚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语法学的创立和语法的历史分期	(1)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的对象和在历史语法学 中的地位	(8)
第三节 历代学者对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20)
上编 二十世纪的中古汉语语法学	(33)
第一章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般叙述	(33)
第一节 汉语语法史专著中的中古语法研究	(33)
第二节 古汉语语法专著中的中古语法研究	(43)
第三节 其他涉及中古语法的论著	(54)
第二章 中古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	(60)
第一节 《两汉汉语研究》和《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 (程湘清等)	(60)
第二节 《中古语法概说》(太田辰夫)	(62)
第三节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志村良治)	(66)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柳士镇)	(71)
第五节 《汉魏六朝诗歌与中古汉语语法》(王云路)	(75)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刘世儒)	(80)

第七节 《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董志翘、蔡镜浩)·····	(84)
第三章 中古汉语语法的专书研究 ·····	(88)
第一节 《论衡》语法研究 ·····	(88)
第二节 《搜神记》语法研究 ·····	(96)
第三节 《世说新语语法研究》(詹秀惠)及其他 ·····	(99)
第四节 中古佛经语法研究 ·····	(109)
第四章 中古汉语语法的专题研究 ·····	(116)
第一节 中古汉语系词研究 ·····	(116)
第二节 中古汉语虚词研究 ·····	(122)
第三节 中古汉语词缀和构词法研究 ·····	(135)
第四节 中古汉语句法研究 ·····	(146)
第五章 中古汉语语法的理论方法探讨 ·····	(181)
第一节 《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方法论》(程湘清) ·····	(181)
第二节 《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屈承熹) ·····	(183)
第三节 实词虚化和语法化理论 ·····	(191)
第四节 词汇兴替和重新分析 ·····	(206)
第五节 变换和类推 ·····	(215)
下编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语法学 ·····	(228)
第六章 近代汉语语法学的一般叙述 ·····	(228)
第一节 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黎锦熙 ·····	(228)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者——吕叔湘 ·····	(230)
第三节 近代汉语上下限问题的讨论 ·····	(237)
第四节 近代汉语概论性著作中的近代语法研究 ·····	(241)

第五节	汉语语法史和古汉语语法专著中的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257)
第六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资料建设	(259)
第七章	近代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	(264)
第一节	《近代汉语语法》(赵克诚)	(264)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及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冯春田)	(266)
第三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俞光中、植田均)	(271)
第四节	《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	(272)
第五节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刘坚等)	(275)
第六节	《近代汉语助词》(曹广顺)	(279)
第七节	《近代汉语语气词》(孙锡信)	(283)
第八节	《近代汉语句法史稿》(祝敏彻)	(286)
第九节	《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和 《宋元明汉语研究》(程湘清等)	(289)
第十节	《唐代文法试探》和《宋代文法试探》 (太田辰夫)	(295)
第八章	近代汉语语法的专书研究	(298)
第一节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吴福祥)及其他	(298)
第二节	《〈祖堂集〉语法概说》(太田辰夫)及其他	(302)
第三节	《〈朱子语类〉句法研究》(祝敏彻)及其他	(304)
第四节	《〈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卢烈红)	(309)
第五节	《老乞大》、《朴通事》语法研究	(312)
第六节	《水浒传》语法研究	(315)
第七节	《金瓶梅》语法研究	(320)

第八节 《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语法研究	(326)
第九章 近代汉语语法的专题研究	(335)
第一节 近代汉语代词、数量词研究	(335)
第二节 近代汉语副词、介词、连词研究	(343)
第三节 近代汉语助词、语气词、词缀研究	(357)
第四节 近代汉语的处置式研究	(383)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被动句研究	(392)
第六节 近代汉语的动补结构研究	(403)
第七节 近代汉语的选择疑问句研究	(406)
第八节 唐诗句法研究	(410)
第十章 近代汉语语法的理论、方法探讨	(413)
第一节 从古推今和由今溯古——语法比较的运用	(413)
第二节 从“因声求义”到“因声探源”	(423)
第三节 内部构拟法与功能扩展	(436)
第四节 结合方言和少数民族语法研究近代汉语	(441)
第五节 多层面的描写与多角度的解释	(447)
结语	(465)
第一节 简要的回顾	(465)
第二节 二十一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展望	(467)
后记	(472)
主要参考文献	(474)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语法学的创立和历史语法的分期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古汉语语法的专著。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应该说是从1898年《马氏文通》诞生之日才开始创立。在《马氏文通》之前我国没有语法专著,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先民说话、写文章从来没考虑过、讲究过语法,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已有先哲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了某些语法现象乃至语法规律,表现出朦胧的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只是这些论述是零散的、片断的,没有形成系统的体大思精的语法著述。

最早涉及到组词造句规律的,可能是墨子。《墨子》中有两句话很耐人寻味:

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辟困矣。

(《墨子·大取》)

以名举实,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

取》)

前一句话是说言辞是按类别来组织安排的,撰述言辞而不了解它们所属的类别,那就很困难了。句中所谓“辞”即言辞,析而言之就是一个个语词。语词有实有虚,有表事物的,有表行为的,有表性状的,它们都归属于一定的类别,不同类别的语词按照一定的法则组织起来才能成“辞”。墨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词类”的概念,但是他的“辞以类行”的观点不是反映了他对“辞”(包括今之所谓“词”)应作分析分类的主张吗?后一句是说用名称来指称事实,用叙述揭示出事故,都是按类别来选取、来授予的。这句话同样道出

了他认为“名”、“说”的取予必须以类相从的主张。如果说这两句话中的“类”还比较抽象、空洞的话,那么,墨子对名词所作的“达、类、私”三种分类未尝不可以看作他“辞以类行”的观点在表示名物一类“辞”中的实践^①,只是墨子理论的指归在于哲学和政治,对于言辞的分析止此而已。

《公羊传》中也有一些很好的语法分析。例如:

僖公二十有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传曰:
归之于者何? 归于者何? 归之于者,罪已定矣,归于者,
罪未定也。

此则说解阐明动词“归”带不带宾语“之”,语义迥别,这表明动词带宾语与否有时在表义上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又如广为引述的对“陨石於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的分析,说明语序是汉语表义的一个重要语法手段。诸如此类的解说分析在《公羊传》中还可以找出许多,点点滴滴都反映出当时作者已开始从语句的结构上阐释语句的涵义,透露了朦胧的语法意识。

至于对虚词作用的认识和解析,更是传统训诂学中早就十分措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诗经》毛传、郑笺中“辞”、“词”、“语助”、“发声”之类的判断,到《说文解字》中“语已词”、“别事词”、“诂词”、“愿词”、“异词”、“俱词”等一系列术语的创立,再往后又扩展到虚与实、动与静关系的研究,这一切都表现出古代学者语法观念的发展和进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和进步是十分缓慢的,以至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依附于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得到很大的发展,而语法学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汉语自身的原因。从社会因素的制约来看,儒学在社会文化中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因

^① 参阅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5页,语文出版社,1997年。

此为儒学服务的解释学(即小学)有丰厚的土壤,而为人民大众学习知识文化服务的语法学就难以有立足之地;从汉语自身的制约来看,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而上古汉语又几乎是单音节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汉字既是表音单位(音节),又是表义单位(单语素词),因而由字(单音词)组成句子的规则就比较简约,对于组词造句规律的语法学的追求就缺乏推动的力量。加之统治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吸引历代众多的学人将精力投于习学古文,而置鲜活发展的口语于不顾,于是构词、造句之学便长期无人问津。

直到19世纪末《马氏文通》诞生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马氏文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可以说即使没有《马氏文通》这部著作,汉语语法学也迟早会建立起来,这门学科的成立有其历史的必然。马建忠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作为清末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明,也接触了西方的语法学,同时他出于富国济民的强烈愿望和民族责任感,花费十余年心血撰著了我国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从而开风气之先,开创了我国现代的语言学。

《马氏文通》的局限性主要的不在于模仿拉丁语法,当时从无到有,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的局限是该书是“文通”而不是“语通”,即专注于文言,而极少联系现实的汉语,这就难以达到预期的“循是而学文,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马氏文通》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学人充分的重视,后来虽然陆续有几部文言语法的论著问世,语法学毕竟未蔚为大观。直到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后,语法学才逐渐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学术史上,《马氏文通》是一部开创性著作,惟其有开创性,才有启发性。后继的语法学者在《马氏文通》的启发下,肯定它的合理内核,修正它的错误,弥补它的不足,变更语法的研究角度,创造出一系列后出转精的语法著述。回顾百年汉语语法研究的历

史,可以看到:着眼于研究对象的,出现了一批踵其步武的文言文语法著作,催产了白话语法著作的诞生,启蒙了历史语法和中外语法比较的研究;着眼于体系格局的,使得汉语语法的研究经历了以词类为纲到以句子为纲到以短语为纲的变化;着眼于语法结构和语法分析的,则从《文通》的句读理论、位次理论发展到句本位理论、中心词分析法,以至后来的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等;着眼于汉语特点的《文通》之后的语法著作逐渐从单纯模仿西语的模式中走出来,努力发现汉语与外语的共同点以及汉语特有的结构成分、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儿,难以尽述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全部历史,而仅就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作一窥探。

《马氏文通》的研究对象是我国传世两千余年的文言文,所依据的材料是上起周秦、下迄唐代韩文的比较典范的文言作品。虽然其历史跨度长达一千多年,但其着眼点在于条分缕析地叙述文言的语法现象,归纳文言的语法规律,而不是阐述这一千余年间汉语语法的历史变化,因此它是一部泛时语法,而不能看作历史语法。在《马氏文通》中也有一星半点涉及历史语法的记述。举一个例子。《文通》在讲解传信助字“矣”的用法时,说:

“矣”字者,所以决事理已然之口气也。已然之口气,俗间所谓“了”字也。凡“矣”字之助句读也,皆可以“了”字解之。

又说:

“了”者,尽而无余之辞。而其为口气也,有“已了”之“了”,则“矣”字之助静字而为绝句也,与助句读之述往事也;有“必了”之“了”,则“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

马氏在举例阐述后,得出结论:“是则‘矣’字所助之句,无不可以‘了’字解之矣。”马氏借助现代口语中的“了”字,用“已了”、“必了”两类,阐明“矣”字用于表示“已然”的事实和“将然”的结果,既合理

又显豁,通俗而又准确地概括了文言中“矣”的用法,同时也对照说明了口语中“了”的用法,十分精彩。尽管“矣”和“了”无源流关系,但它们的运用反映了古今在表达上的一致性,因此将它们联系起来考察,就有历时比较的合理性,这也说明马建忠对于汉语语法并不是没有历史观念的。

可惜的是《马氏文通》中这种历时比较的叙述和论证实太少,没有引起后继学者的重视。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第九章中讲助词“尔”的用法云:“三、助词,表决定。《说文》八部云:尔,词之必然也。按即今语‘呢’字。”作者举出表决定的“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公羊传·僖公二年》)和表疑问的“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公羊传·隐公元年》)等数例,意思是古之“尔”即今之“呢”字。杨氏所述是正确的,现代的“呢”确是从“尔”发展而来。但是从“尔”到“呢”有千余年的间隔,“尔”如何发展为“呢”,杨氏未给出论证。在杨氏书中这种涉及历史语法的记述也极为稀少,从历史语法角度看,可谓“不成气候”。

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的,1929年黎锦熙发表《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35年丁声树发表《释否定词“弗”“不”》,1937年王力发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这几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对汉语语法进行历时研究的领域。黎文鲜明地提出了“近代语”的概念,并且对如何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了路径;丁文虽然是讨论古汉语中“不”、“弗”两个否定词,但作者从古汉语对比角度阐释用“不”和用“弗”的语句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区别,在研究方法上带有首创性;王文根据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语料考察系词“是”的产生、发展过程,开了汉语专题历时研究的先河,留下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第一个足迹。

从那以后,历史语法逐渐受到重视。40年代,吕叔湘对汉语语法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除了《中国文法要略》这部论及

古今语法比较的大著外,吕氏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如《论“毋”与“勿”》(1941年)、《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1940年)、《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年)、《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年)、《“把”字用法研究》(1948年)等。这一批卓有识见的论文向人们展示了从古至今汉语语法的丰富内容和诱人魅力,同时也向语法学者昭告了汉语历史语法领域的垦荒任务。50年代,王力首次在北京大学开设“汉语史”课程,并整理出版了《汉语史稿》(1958年),其中中册讲汉语语法的发展,从“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两方面论述汉语语法的发展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史论著,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该书出版后,吸引了众多学者钻研和讨论历史语法中的问题,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洪诚的《王力〈汉语史稿〉语法部分商榷》(1964年)、《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1962年)、《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1963年),刘世儒的《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1959年)、《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的研究》(1961年),黄盛璋的《古汉语人称代词研究》(1963年)。

到80至90年代,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20年中,出版和翻译了好几部汉语语法史的专著。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古汉语语法和近代汉语语法明确地从笼统的古汉语语法中离析出来,因而论题的时代性和针对性更加鲜明了,讨论也随之更加深入细致。

汉语的历史有数千年,研究汉语的发展变化如果不将数千年的历史作适当的分期,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过于粗疏,时代的跨度太大,对于语法观象的变化轨迹难以描写清楚;另一种是过于琐屑,将历时和共时的语法现象详加罗列、混而不分,缺乏层次感和发展观。因此,根据不同时期汉语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

将汉语的发展作一历史分期是必要的。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作一介绍:

1. 王力《汉语史稿》分为四期

- (1)上古期(公元3世纪即五胡乱华前)
- (2)中古期(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
- (3)近代期(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
- (4)现代期(公元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

2.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分为二期

- (1)古代汉语(先秦——晚唐五代以前)
- (2)近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晚唐五代——现在)

3.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分为四期

- (1)上古(殷商——西汉),其中又分为上古前期(殷商——西周)、上古中期(春秋战国——秦)、上古后期(西汉),东汉为过渡时期

- (2)中古(两晋——隋唐五代)

- (3)近代(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

- (4)现代(“五四”运动后——现在)

4. 向熹《简明汉语史》分为四期

- (1)上古期(公元前18世纪——3世纪,殷商——两汉),其中又分为上古前期(殷商)、上古中期(周秦)、上古后期(两汉)

- (2)中古期(公元4世纪——12世纪,六朝——宋),其中又分中古前期(六朝)、中古中期(唐)、中古后期(宋)

- (3)近代期(公元13世纪——20世纪初,元——清),其中又分近代前期(元)、近代中期(明、清)、近代后期(鸦片战争——“五四”运动)

- (4)现代期(“五四”运动——现在)

5. 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分为六期

- (1)上古前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8世纪,殷商西周)

- (2)上古后期(公元前 8 世纪——公元 2 世纪,东周秦两汉)
 - (3)中古时期(公元 2 世纪——公元 6 世纪,魏晋南北朝)
 - (4)近代前期(公元 6 世纪——公元 12 世纪,隋唐五代北宋)
 - (5)近代后期(公元 12 世纪——公元 17 世纪,南宋元明)
 - (6)现代时期(公元 18 世纪——现在,清初至今)
6.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分为三期

- (1)上古汉语(先秦、秦汉)
- (2)中古汉语(东汉魏晋南北朝隋)
- (3)近代汉语(晚唐五代以后)

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中,西汉为过渡阶段,在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中,初唐、中唐为过渡阶段。

上述几家看法虽然存在分歧,但也有一致之处,如晚唐五代以前都划归古代汉语时期,元明都划归近代汉语时期;在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期的几种意见中,魏晋南北朝都划归中古时期。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1. 东汉时期是否划归中古;2. 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划在哪儿。这儿不打算全面讨论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只是折衷各家的看法,将汉语的历史分为上古汉语(先秦——西汉),中古汉语(东汉——南北朝)、近代汉语(唐——清)、现代汉语(清末——现在)四个时期。

汉语史的分期同时也就是汉语历史语法的分期,针对同时期的汉语语法所作的研究,就是不同时期汉语的语法学。这样,中古汉语语法学和近代汉语语法学所指为何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节 中古近代汉语语法学的对象 和在历史语法学中的地位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汉语已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三千

多年中,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词汇和语音的变化自不待说,即使最具稳固性的语法,其格局也是今非昔比,大为改观。拿现代汉语语法同上古汉语语法作一比较,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汉语语法变化的事实,现择其荦荦大者,可缕述如下十余事:

1. 人称代词 上古时期人称代词的特点是繁而不全。繁是繁在第一、第二人称。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卬”、“余”、“予”、“台”、“朕”、“身”,第二人称代词主要有“女”、“尔”、“若”、“而”、“戎”、“乃”,这许多人称代词在使用上纷繁错叠,很难用同一个尺度将它们的差异解释清楚,从语音的相关性考虑,很可能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地域的因素,而且还不能排除使用不同汉字加以记录造成的错觉。但是这种人称代词繁复的状况进入中古以后就逐渐趋简,进入近代时期更是不见踪迹了。中古和近代时期,另外产生了一些人称代词形式,如表第一人称的“依”、“咱”、“俺”等,表第二人称的“你”、“您”。至于第三人称代词,恰是上古人称代词系统的不全之处。上古汉语中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而是以指示代词“其”、“之”、“厥”来充代,近代、现代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在上古时是泛指人称的代词,“他”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演变才成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在表第三人称的“他”出现以前倒是有个由“其”演变而来的“渠”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从上述,可见现代汉语的三身代词既有继承上古的,也有经过中古和近代演化发展而来的,离开中古和近代人称代词的研究,我们就难以说明“我”、“你”、“他”的来历。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还有个表示多数的词缀“们”,这是上古和中古汉语未曾见到的,它萌芽于唐代,成熟并普遍运用则是在宋代以后,探索它的来源和发展情况,是近代汉语语法的任务之一。

2. 指示代词 现代使用的指示代词“这”、“那”也不见于上古和中古,在上古汉语中表示近指的指示代词有“兹”、“之”、“其”、“此”、“斯”、“是”、“时”等,表示远指的指示代词有“尔”、“若”、

“然”、“彼”、“夫”、“匪”等,这些指代词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文言中,但不同时期的文言使用的频率差距很大。以近指代词为例,“时”仅在《尚书》、《诗经》中有不多的用例,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不见;“兹”在《诗经》中凡十五见,但《论语》中仅一见,《孟子》篇幅稍大,使用三例;“斯”的运用早就存在不均衡现象,顾炎武《日知录》卷六“檀弓”条说:“《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言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已。”据考察,“兹”、“斯”、“是”等表近指的代词,到东汉时出现了明显的“此字化”的现象^①,表明“此”在近指代词的运用中越来越占优势。“此”的运用历时久远,至今犹存,不过在口语中早已被“这”代替了,最初记录“这”音的是“者”,“者”原是“接读代字”(见《马氏文通》),如何变为近指代词?为什么又用“遮”、“这”代替了“者”字?这些都是近代汉语中指示代词研究的课题。

3. 疑问代词 从古至今,疑问代词的运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古沿用至现在的只有“谁”一个,其它的如“孰”、“何”、“曷”、“胡”、“奚”、“恶”、“安”、“焉”等已不见于口语,就是在书面语中一般也只见“何”还常用,其余的也不常见。代之而起的是“哪”、“什么”、“怎么”,当然在中古时期还有“底”、“何物”等形式。这些新的疑问代词同上古常用的疑问代词没有源流关系,因此追寻它们的来源,是既重要又繁难的工作,许多学者详加考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至今仍有些问题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探索。

4. 名词的形式标志 名词表示事物的名称,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万般品类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因此新词的产生以名词为最。名词发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的词

^① 见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1.5 指示代词“此”字化。语文出版社,1994年2月。